

一個圖像新時代的來臨： 十九世紀法國插畫報刊的發展

楊尹瑄 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在人類進行資訊傳播、知識溝通的歷史上，圖像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核心角色。歐洲自中古時期以來，無論是教堂裡的聖像、玻璃鑲嵌畫，或是宮廷學院中的精緻藝術作品，都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除了知識教育、文化品味的培養，甚至政令宣導與權力展示，也經常是透過各種不同載體的視覺文化來達到訊息傳遞的目的。而圖像印刷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意味著圖片能夠以更大的數量、更多元化的形式，使資訊的流通更加地廣泛及有效。在十九世紀的法國，附有插圖的報刊雜誌開始在出版界掀起了一股熱潮，成為影響社會輿論不可或缺的傳媒類型；同時，圖像與文字的關係逐漸發生改變，從此扭轉了大眾日常閱讀的習慣與需求。

圖像印刷技術的進步與畫報的興起

從法國的圖像出版發展史來看，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前半是一個關鍵的轉變時期。震動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之後，舊制度社會結構的鬆動與資產階級的活躍、公共輿論空間的擴張、拿破崙時代後民眾識字率的普遍提升等等因素，都使法國的圖書與報業出版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發展；不止如此，印刷圖像的市場需求也大為增加，並且在 1820 年代開始急速成長，襲捲了

巴黎出版界。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圖像印製技術在此時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尤其是石版畫與木口木刻技術的引入，大大影響了一般類書報的形式。

十九世紀以前圖像的印刷主要是採用銅版蝕刻以及傳統木刻，不僅施作不易，費時費工，而且價格高昂。石版畫印刷技術在十八世紀末由德人賽納費勒德（Aloys Senefelder）發明，1810 年代左右傳入法國，其特色在於繪圖者能直接在石板上以特殊油質筆描圖，直接平版印製而不需另外透過刻版師製版，省工且能快速印製，在程序上比其它技術更為簡單便利，且效果更接近鉛筆素描，能具有細緻的漸層感，表現性高，屬於單張印刷的圖片，是許多版畫藝術家或插畫家偏愛使用的媒材，同時也大量應用在畫報和海報廣告類型的印刷品上。木口木刻技術則是在英國成功用於書籍插圖製作後，1818 年經迪多（Didot）印刷公司引介傳入法國，印面採用質地較軟的橫切小木塊以及凸版雕刻，具有容易施作、印製快速的特性，便於和活版字塊一起編排，文字和圖片於是可以在同一版面印出；由於省時且成本低廉，遂廣泛應用於圖畫書（livre à vignettes）和插畫報刊，在 1830 到 1840 年代發展至高峰。

石版畫與木口木刻印刷取代了傳統技術，徹底改變了書籍與報刊的形式與市場生態。為了因應當時閱讀市場的大幅增加，除了大量精美的圖文書或插圖小說上市以外，標榜附有圖片的報紙期刊也紛紛出現。初期的畫報以時尚雜誌與時事諷刺畫報為主，像是 1815 年的《黃色侏儒》（*Nain jaune*）或 1829 年創刊的《風尚》（*La Mode*）；到了 1830 年代後，舉凡藝術、新聞時事、文學、科學、家庭文藝或生活綜合類等各種領域都推出了新式畫報，圖片的種類包羅萬象：肖像畫、服裝畫片、藝術作品複製畫、美景圖、文學插圖或諷刺漫畫等等，吸引不同族群及訴求迥異的讀者。各類

畫報大受歡迎，發行量也逐年增加，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歷久不衰的家庭文藝週刊《如畫寶庫》（*Le Magasin pittoresque*, 1833-1938）、《藝術家》（*L'Artiste*, 1831-1904）、《家庭美術館》（*Musée des familles*, 1833-1900），還有菲力彭（*Charles Philipon*, 1800-1861）所創辦的《諷刺畫報》（*La Caricature*, 1830-1843）與《喧鬧報》（*Le Charivari*, 1832-1937），以及稍晚出現但維持長達百年之久的《插畫》周刊（*L'illustration*, 1843-1944）。我們從幾個數字可以觀察到這個驚人的發展：巴黎的版畫商店數量在 1820 到 1840 年間從 61 間增為 88 間，成長了超過 44%，畫報的數量更是從 30 種躍增為 98 種。

（注 1）

嶄新的閱讀體驗——圖像與文字的關係

這段在法國出版史上被學者稱之為「插圖海嘯來襲」的圖像時代（注 2），不但為當時的讀者帶來一種全新的閱覽經驗，同時也引發了對於圖像自主性的討論。圖像的出現，無疑讓版面設計更為靈活，使規律而單調的文字閱讀方式變得更加活潑、多元；甚至人們購買一本插畫書或一份畫報，很可能是為了欣賞或收藏當中的圖片，而非只為了文字內容。換句話說，由於越來越普遍，圖像在經常性閱讀活動中的地位也開始發生變化，從過去作為美化版面或輔助文字說明的配角，有時竟能成為真正的主角，圖像和文字之間不再只有合作關係，也同時存在競爭關係。

一個有趣的例子可以說明這種對圖像定位轉變的意識：為諷刺畫報和漫畫小冊作畫的插



《如畫寶庫》（*Le Magasin pittoresque*）1834 年 1 月號封面。（本文圖片為作者提供）

畫家葛維杭 (J. J. Grandville)，就曾經在一本以幽默插圖為主的《另一個世界》 (*Un autre monde*, 1844) 書中，以擬人化的鉛筆和羽毛筆——圖像和文字的象徵——的對話與旅行作為內容進行的主軸。在第一章中，鉛筆宣稱要獨立，收拾了包袱準備出發旅行，它對羽毛筆說：「你給我的靈感不再足夠了，我已經厭倦了你的獨裁；過去我一直太低調，現在是全世界該好好認識我的時候了。……今天起我要去到任何我的想像力所及之處，……自由萬歲！」(注3) 不過鉛筆仍然接受妥協，讓羽毛筆當他的秘書，幫忙整理鉛筆的遊記，確定了自己的主導性。在全書末尾的圖片裡，旅程結束時所有角色都同意一起分享世界，但站在最高處舉帽致意的是鉛筆，下方則是服從其統治的羽毛筆。



J. J. Grandville, 〈尾聲〉, 《另一個世界》 (*Un autre monde*) , Paris: H. Fournier, 1844, p. 292.

有了圖片，實現了讀者對於「真實」情境再現的渴望與想像，也讓媒體的報導變得更有說服力。尤其像在藝術鑑賞類的雜誌中，在以文字藝評介紹、描述作品的同時，如果能穿插作品的石版複製畫，提供藝術愛好者一望即知的視覺印象，直接認識畫作，也能具體喚起欣賞原作的記憶，細細回味作品中的線條與構圖表現，這些都是文字難以達到的效果。



Benjamin, 〈1834年沙龍展／珍·葛雷〉 (Salon de 1834. Jeanne Grey) 複製畫, 《喧鬧報》 (*Le Charivari*) , 2 May 1834.

人們追求新鮮的視覺體驗，畫報廣受歡迎，隨處可見：咖啡館、租書室、街頭牆上、商店或劇院裡，供人翻閱瀏覽，有趣的圖片也成為街頭巷尾或社交圈中的熱門話題。當時巴黎人對圖像風靡的程度，竟使得 1843 年一位諷刺畫報的編輯半吹噓、半戲謔地寫道：「不久後各位將了解到，今後讀報再也不需要識字，只要你不是瞎子，看得到圖片就行。前進吧，編輯們！鉛筆將取代羽毛筆，寫字維生的人們為了不餓死，將只有拿起斧頭砍木頭的份兒，為他們的貴人和主人——插畫家們服務。」(注4)

諷刺畫報的黃金時代

在這股畫報浪潮中，個性最鮮明、也最具有法國特色的類型，當屬諷刺畫報。一方面延續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民間廣為流傳的諷刺圖像，另一方面也效法十八世紀末以來英國流行的諷刺畫，幾份著名的法國諷刺畫報在王權復辟及七月革命等一連串動盪不安的政治局勢下應時而生，持續蓬勃發展，開創了一個諷刺畫的黃金時代，形成法國特殊的諷刺畫傳統，影響至今。諷刺畫報多以諷刺畫為主打、配合幽默犀利的評論文章，針砭政治、社會或文藝等時事議題；在法國十九世紀前半，最重要的兩份諷刺畫報《諷刺畫報》及《喧鬧報》都是由菲力彭所創辦，並由其姊夫歐貝爾（Gabriel Aubert）在 1829 年開設的歐貝爾出版社（Maison Aubert）出版。

《諷刺畫報》在創刊初期採用大張對開高級光面紙，內容除了四頁文字，另有兩張獨立石版畫圖片以方便收藏，1832 年後關注的主題逐漸轉以政治時事為主，成為犀利的政治性週刊。《喧鬧報》則是法國史上第一份日報性質的畫報，標榜「每日皆有新圖」，尺寸較前者小，每期由三頁文字與一頁圖片組成，內容題材較多樣、較大眾化，並不限於政治漫畫，因此銷路也較廣。這兩份刊物集結了當時所有最傑出也最多產，多數持堅定共和立場的年輕漫畫家，例如杜米埃（Honoré Daumier），在七月王朝時期（1830-1848）成功地奠定了諷刺畫在法國媒體界與輿論界的影響力與聲望，成為此後各種諷刺畫報的原型和依據，也培養了一群忠實讀者。

誠如後來一位作家所觀察到的：「《喧鬧報》在此時對公眾輿論有非常確實的影響，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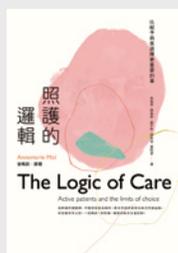
醫道同源

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蔡璧名 著

平安文化 / 10803/367 面 / 21 公分 / 4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314237/413

作者擁有武術與醫學的世家傳承，並且倡導武、醫、道自體療癒理念，本書是她首度推出以醫家經典《黃帝內經》為本，結合老莊哲學的最新力作，深入講述「醫道同源」的觀念！全系列分有志向、情感、人際、用心、治身等五大生命必須面對的課題，並進一步解釋心神和健康狀況的關連何在，告訴你如何安住心才能病不來！而習得《老子》《莊子》與《黃帝內經》的智慧，即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也能擁有讓心身安適的幸福感，活出精采人生！（平安文化）



照護的邏輯

比賦予病患選擇更重要的事

安瑪莉·摩爾 著；吳嘉苓等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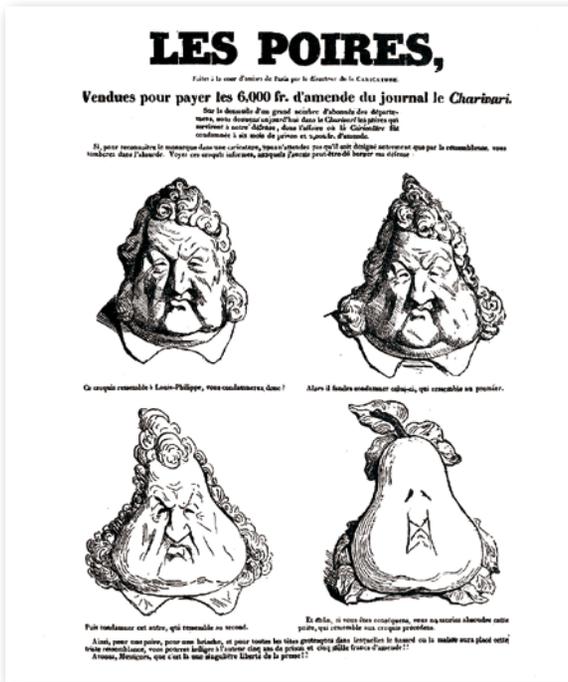
左岸文化 / 10711/286 面 / 21 公分 /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727819/419

與疾病共處，是我們逃不了的命運，但「什麼是好的照護？」我們本以為，醫護人員給予病人越多的資訊、越詳盡的解釋、越透明的知情同意，病人就能做出正確的決定；在「選擇的邏輯」下，病人表達了意願，做出了選擇，一切就要自行負責。「照護的邏輯」則講求「關注」，在病患做了選擇之後，仍不斷給予關注，在醫療實作中持續調整與修補；照護的邏輯期望病人主動積極，但不要超過極限，因為人終究得放手，面對死亡。（左岸文化）

靠它的文章，……而是靠它的圖片，極受歡迎，容易在腦海中留下印象。……只要《喧鬧報》一畫出某個關於政府的敏感笑話，我們敢說二十四小時內整個巴黎的居民都會知道。」（注5）諷刺畫報的內容既與時事密不可分，影響力不容小覷，也引起統治者的忌憚；1830年代菲力彭與旗下漫畫家聯手，將國王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 1773-1850）畫成了肥胖顛頂的西洋梨，可笑的形象傳遍了全法國，藉此批判政府腐敗、背棄了共和精神。諷刺畫報的威力竟使得國王在1835年下令頒佈了針對報紙雜誌和圖像出版的審查禁令。

時代。這也印證了以畫報形式傳播的圖像文化，與當時的法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連結，不但是時代的觀察者，更是歷史的參與者，是我們了解十九世紀法國不可或缺的史料之一。

法國的畫報風潮興起於1830年代，經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更加欣欣向榮，至世紀末而不衰。1880年代以後照相製版技術開始大量運用於報刊圖片上，更使圖像在一般閱讀中的出現成為常態。畫報的種類和發行量與日俱增，售價也越來越便宜；以最先引入照相製版圖畫、新聞性質的《插畫日報》（*Le Journal illustré*, 1864-1899）為例，在創刊初期大約只有三千訂戶，到1899年時發行量已可高達十萬份。圖像在知識傳媒界的普及，也形成了所謂圖像的民主化現象。



Charles Philipon & Honoré Daumier, 〈西洋梨〉（Les Paires），《喧鬧報》（*Le Charivari*），16 April 1835。

往後在歷經不同政權時期，政治諷刺畫多次受到打壓或禁止，然而各種諷刺畫報依舊活躍於傳媒出版界，銷量不減反增，創造了一個輝煌的



《插畫日報》（*Le Journal illustré*），3 April 1864。

十九世紀法國的代表性詩人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曾經以「圖像崇拜」(culte des images) 來描述自己對圖像的熱情(注6)，讚頌巴黎都市如萬花筒般絢爛多元的視覺文化。從十九世紀法國畫報的興起與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圖像如何進入閱讀脈絡中並影響社會與文化的過程，同時也可以此作為一個思考的出發點，波特萊爾當時對圖像的渴求與所感受到的驚奇體驗，是如何伴隨著現代化的腳步，逐漸成為一種依賴，徹底改變了如今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名聲賽局

個人、企業、國家如何創造與經營自己的名聲

大衛·瓦勒，魯柏·楊格 著；陳佳瑜 譯

遠流 / 10801/359 面 / 21 公分 /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284208/494

本書先定義「名聲」是什麼，同時說明名聲與品牌塑造、形象或地位的差異何在，接著說明幾個相關的重要議題，包含：名聲如何塑造、如何維持、為什麼會遭到破壞、破壞之後如何重建。書中有大量案例與訪談，檢視了政治人物、網紅及影星名流如何運用名聲來達到目的，創造優勢。本書還指出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我們的名聲，其實是掌握在別人手中，我們的名聲將如何在網路及社群網站上發揮影響力。(遠流)



學生為什麼 不喜歡上學？

認知心理學家解開大腦學習的運作結構，原來大腦喜歡這樣學

丹尼爾·威靈漢 著；謝儀霏 譯

久石文化 / 10712/294 面 / 21 公分 /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376488/521

大部分教師都會感到困惑，學生為什麼對課堂上的知識學習興趣缺缺，卻熱中於打電玩、滑手機，對偶像劇的劇情記得一清二楚？本書作者是美國知名認知心理學家，專攻學習和記憶，為了解開這些謎題，他透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和實驗，試著揭開人類大腦是如何習得知識和儲存記憶，以及對什麼知識有學習的偏好。作者清楚闡述了教育工作者與學生思考和學習的方式，透過大量圖表協助讀者了解大腦的運作結構和記憶程序。(久石文化)

注釋

1. James Cuno, "Violence, satire et types sociaux dans les arts graphiques durant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L'Illustration. Essais d'iconographie*, Paris: Klincksieck, 1999, p. 300.
2. Élisabeth Parinet, *Une histoire de l'édition à l'époque contemporaine (XIXe-XX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4, p. 96.
3. J. J. Grandville, *Un autre monde*, Paris: H. Fournier, 1844, p. 3.
4. Anonyme, "Le journal illustré," *Le Charivari*, 12 Mar. 1843.
5. Maxime Du Camp, *Les Ancêtres de la Commune. L'attentat Fieschi*, Paris, Charpentier, 1877, vol. 1, p. 51.
6. Baudelaire, "Mon coeur mis à nu,"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 Paris: Gallimard, 1975, p. 701.